「攷古在中山」讀後感

—西星卒—

細細「品嚐」完「考古在中山」後，內心眞是甘苦酸辣四味俱全。有些話如梗在喉，不得不一吐爲快！

蔡戈博士引經據典地大考「中山考古」之古，然有不少引喻失義之處，而且對於「考古」有「歌功頌德」之嫌。首先，蔡博士引喻了胡適博士的四十自述：「買了一本福保編的代數書，在一個『夏天』把初等代數習完了，下半年『居然』安然升班。」胡博士在自述中，言下猶的慚愧謙虛之意，並未對「考古」有所褒頌；而且以胡博士的智慧，花了一個夏天方才習完初等代數，已是費了相等深的功夫了，如此，豈是中山學子一夜夜車的「考古」所可比擬？

愛因斯坦以「相對論」而聞名於世，爲世人稱爲「原子彈之父」，我之愚見以爲這歸功於愛翁做學問，只能「偎偎地按步就班啃書本，不像今日我們一樣「聰明」參加考古行列。何況「原子彈」「相對論」是先愛翁之前而有呢？抑是後愛翁之後而有呢？即使愛翁欲考人之古，又有何古可考？幸而愛翁之「偎」，才能免於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否則今日人類的字典中或許猶未能見到「原子彈」「相對論」兩個名詞呢?!更甭提原子彈可以早兩年問世了！

論語述而篇云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不錯，孔夫子喜歡「古」老的！不過在本質上，與中山學子的喜歡「古」老的，有「毫釐千里」的差別，只要是聰明的有心人，我相信可以不言而喻的。何況，孔夫子周遊列國，年六十八，方才回魯，刪書詩，定禮作樂，承先啓後地爲中華文化開闢了一條坦蕩的大道；他之所以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乃是虛懷若谷的謙虛之言。蔡博士若因此言，即認爲我們有「理由」喜歡「古」老的，而大事頌揚「考古」的妙用，鼓動同學捨本逐末地加入「考古」行列，豈不罪過?!孔夫子「燕居」黃泉之下，若知此事，必會大吼：「非吾徒也！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」。

筆者對於「考古」並不深惡痛絕，只是我一直認爲「考古」乃旁門左道；只可在對所學的功課有一全盤的了解後，幫助我們做進一步的自我測驗與重點記憶；若以「考古」爲 Pass 之利器，以爲「考古」在手，萬「試」皆可暢通無阻，而棄書本於不顧；如此，僥倖投機之風的形成誠乃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也！」

每逢期中(末)考來臨之際，筆者五床榻榻米大小的斗室中即門庭若市，大都是借筆記者或請教考古題答案者，而此輩則大都是「方城之戰」的「武林高手」（有些是例外），亦是一群「考古」的濫用者！猶記得，大一時，某科，期中考結果全班 Pass 者屈指可數；教授遂大發慈悲地於期末考「Open book」。然而當「筆戰」方酣時，竟有某些位仁兄從丈許外數度發「無線電」求援曰：「星卒！第X題答案在那頁？」。開書測驗而猶未知答案何處，寧非怪事乎?!由此亦可知筆者大言不慚地說有不少人濫用了「考古」，並非含血噴人！

考古之濫用如虎兕之出柙，正逐漸吞噬著不少學子向上求進之心，而蔡博士猶在文中高呼「考古萬歲」，如此豈非爲落井投石虎作倀乎？

筆者並非如蔡博士所說的是一[illegible]書虫，我只是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也」欲藉此文說幾句「正經話」忠告一[illegible]「迷途羔羊」，於遊樂之餘，不妨[illegible]與書本「親熱」一番；否則，以區區考古題而欲窺醫學之堂奧，此與以[illegible]測海，以管窺天何異乎？同時，也[illegible]勸蔡博士莫再「花言巧語」地擾亂[illegible]心！

最後，願天下有心人能起共鳴[illegible]